



老街 腊月烟火浓

□李曉

腊月，这是一年中农历的天幕缓缓垂落时刻，也铺开了游子们倦鸟归巢的旅途。

年过七旬的程大叔从天津回到老街，他是老街长大的娃。

刚回来的那几天，我一直陪着程大叔在老街巷子里兜兜转转，这个在大都市的游子，如猛虎细嗅蔷薇吞吸着熟悉的老街气息。程大叔在巷子里轻抚老墙老砖，怔怔地望着巷子里那家50多年历史的铁匠铺子里腾起的熊熊炉火。听着锤打铁器的叮叮当当声，他又恍然回到少年时代腊月的一天，那天他从铁匠铺陈师傅那里拿回一把亮光闪闪的菜刀回家递给父亲，父亲一把捞起铁锅里热气腾腾的腊猪头肉，用这把新打的菜刀给儿子飞快割下一块肉，年少的他捧着滚烫腊肉，用手撕扯下和巷子里的小伙伴们分享。

这一次，程大叔提前回来，准备在老街过春节。老程带回一架无人机，去办好了相关手续，他把无人机从老街升空，沿着老街上空拍摄照片，他要把老街的影像带回天津，好让儿孙们明白，他们程家根须是在老街里萌发的。在程大叔拍摄的老街画面里，我看见老街那条小河泛着幽蓝的光静静流淌，还有老街上那些温吞性子的老人，他们是老街里的老宝贝，一直按着老街悠然转动的时钟过着自己的安然日子。在程大叔拍摄的画面里，我还看见在几条老巷里，工人们搭起脚手架，他们正往老旧街区的外墙面喷涂银灰色的真石漆，这是对老街实施改造的一项民生工程。

老街上那些老房子，它们大多有六七十年了，老房子不像老街上那些高过屋顶的大树，树在风霜雨雪里越长越苍翠，房子没法和树相比，树有繁茂根须，老房子的根须就长在墙上。老房子这些年来似乎老得特别快，我偶尔路过苔藓斑斑的老墙边，突然感觉有簌簌而落的灰白墙皮落在我肩头，那仿佛是老街老墙上生出的老年斑。

樊大哥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而今他作为老街的楼栋长，在老街的烟火氤氲里，脾气温和地为居民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收取水电费，笑眯眯地调解着居民们的一些家事。有天，樊大哥对我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老街，难道就这样让它老去吗？当看到老街启动整治工程，在老街包浆的肌理里长出新鲜枝叶，樊大哥宽宽眉宇舒展开来。

像樊大哥这样热心热肠的老街人还真不少。腊月里，老街上的王婆婆带着白糕抱上满月的孙子来到老街理发的程师傅店里，一是报喜送白糕，二是免费剃胎发。这些年程师傅定下规矩，凡是老街的新生儿，满月后剃胎发到他店里都免费，在老街理发40多年，程师傅店里的价格，都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还有老街的热心人向大哥，在去年夏天老街的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中，向大哥在那个滂沱暴雨夜一直没睡，他打着手电筒来回回察看临街河流的水位线，凌晨4时，河水翻滚着扑向老街，向大哥拿上小喇叭沿着老街跌跌撞撞奔跑，高声呼喊：“河水来了，快跑，快跑！”一些还在沉沉睡梦中的老街居民，向大哥已顾不得更多了，他用一根木棒捶打着他们的家门大喊着“快跑，快跑”，让老街最后一批人安全撤离。后来，向大哥被我们这个城市授予为年度好人，我在视频直播里看见胸前戴着大红花的向大哥发表感言：“其实这些都没啥啊，老街人都是家亲……”腊月的一天，我看见向大哥推着轮椅上的一个老人沿着巷子吱吱嘎嘎地前行着，那是坐在轮椅上的王老头，他在秋天里脑梗发作进医院医治，但出院后已半瘫。王老头有些自暴自弃了，他对家人说，这样活着又有啥意思啊。向大哥知道后，赶紧进了王老头的家门，蹲在他床前说：“王大哥，我们老街人来陪你！”于是，向大哥只要有空，就要推着王老头的轮椅去老街老巷里走走转转，老街上奔涌的地气、烟火气，让王老头枯萎的生命恢复生机。

老街河流上的百年石拱桥，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它与老街人亲人一样相伴。腊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妻子去看望住在老街的母亲，然后来到老桥静坐一会儿。新婚那年，我和妻子在老桥上照了一张合影，她有着海藻一样的长发，我也是黑发茂密闪亮，在烟熏火燎的婚姻生活里，有相爱缠绵，也有厌倦疲惫。那天，我与妻子坐在老桥望着桥下流水，我掏出手机，把我收藏的一句话送给妻子看：在美好的婚姻里，一方会慈爱地守护着另一方的孤独。这句话，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送给妻子的。如果婚姻生活里，两人转化为慈爱而宽容的友谊，这是对生活透彻理解后变得豁达明亮，努力而艰辛的契约达成，也是一种爱的能力。

腊月的一天，我站在河流老桥边，耳畔传来不远处河流上游挖掘机施工的轰鸣声，在那里正在实施老街河流段的分洪工程，就是沿着河边山体下面，掘出一个洪水期间调节水位的分洪隧洞，让汛期时的滚滚洪水通过隧洞流入一条大江，实现老街河流段一劳永逸的防洪，再遇洪水季节，老街人可以睡上安稳觉了。

我去老街看望一棵树冠如云的黄葛树，它已有36年树龄，是当年18岁的我，刚来到老街单位时和同事们一同栽下的，据说一棵树的生长里，也会留下栽树人的DNA。所以我对这棵黄葛树感到很是亲切，常去树下走一走，往铠甲一样的树身上靠一靠，默默吮取着一种力量。我站在这棵树下再次合影留念，树添年轮，我增岁月。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幸福是什么

□周成芳

听老同学燕讲，她的前夫军近段时间突然对她大献殷勤，送花，请吃饭，甚至还提出想复婚。

“你的态度呢？”我问燕，她停顿半晌后说，我不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

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燕的回复也正是我的观点，但我尊重她自己的选择，毕竟这婚姻如鞋，是否合脚只有穿鞋的人感受最深。

如果用两个字来点评燕之前的婚姻，莫过于“糟糕”二字。

燕是同学中出了名的温顺柔弱型女子，军的脾气却像鞭炮，一点就燃，还动不动对燕拳打脚踢，甚至在后来还发展到不断出轨。家暴、出轨，摊上其中一样，就足以令女人崩溃，可一向认命的燕在痛哭一场后却选择了忍气吞声。她说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一定要保住家庭，哪怕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燕的无底限容忍让军得寸进尺。他常常夜不归宿，最后发展到与外面的女人公开同居，逼迫燕离婚。

燕伤心地带着儿子离开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她开始振作起来。她和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一个咖啡厅，生意渐渐红火，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

一晃几年过去了，燕拿了驾照，学了美容，时不时和朋友喝茶聊天，每天都过得滋润而充实。虽说已经40多岁了，看上去却比从前年轻了不少。

这几年，军身边的女人走马灯似地换了不少，他的性格一点没变，对身边的女人仍然是非打即骂。

前不久，他因为一点小事和同居女友发生了争执，当他一记耳光扇过去时，那个女人一怒之下对他举起了菜刀。这一幕刚好被军的儿子瞧见，他抢着夺下了刀，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事后，燕的儿子对她说，爸爸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遇到都倒霉。

是的，燕说，其实我心里明白，她之所以提出复婚，并不是想和我好好过日子，也不是对我还有感情，他只是觉得还是我最好对付。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是错，我好不容易获得了重生，可不想一错再错。

也有好些所谓的热心人劝燕，还是复婚吧，你看你都40多岁了，也不容易再找到合适的，还不如回头跟他一起，至少还有个家。

燕没有理会那些劝阻，她果断拒绝了军提出的复婚请求。她说人生的下半场，我想好好经营自己，善待自己，为了今后的幸福，绝不走复婚这条路。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年追腊月香（组诗）

□廖凡

年追腊月香

滚落一地白花花的快乐
爆米花、米花糖甜透童年

外婆的老花镜

量糖温定糖型

“喳喳”的切糖旋律

与窗外跳舞的雪花互成断章

爸爸自熬的麦芽苕糖

黏合了几时的心跳和憧憬

晨雾霞光中荡漾着张张

清晰的老笑脸小笑脸

腊月煮沸年味

红彤彤的灯笼高挂

大公鸡“咯咯喔”

与小黄狗的“旺旺”调

嘹亮山梁……

今日时值大雪

住地盼不来大雪小雪也无影

不知远方的大雪如何快意

下不下雪

雪大或雪小

路还得走

年继续过

只是外婆的背影越远越明亮

父亲的老脸始终挂在梦中笑

雪花飘落

日子快挺不住时

雪花便绚烂于天地间

冲你那份纯白

物渣人纷纷收敛起坏脾气

小黑鸭出门走一遭

见人就说是白天鹅

狂野狼群

温柔成小猫味

远行的儿孙是否已嗅到年的味道

兴奋涌上老火车

挤变形的喜悦 滚落到儿时的

小河沟里

打捞一把乡愁 憧憬明年

小城乡胖起来

空气中荡漾着五味杂陈

不知名的快乐

迎一场雪与春天撞个满怀

等待一场雪的洗礼

灵魂高扬

催生一幕雪花的布道

成为南方冬季

唯一安慰 或盛大奢侈

等待一场雪

如同寻梦中清悠的你

六脚雪花

跑不赢逝去的芳华

等待下一场雪

与春天撞个满怀

抱着喜滋滋的热望

静煮冬天 笑而不语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